

如桀桀然言曾中不自在也外為禮文束縛如罪人被束縛然纒纒繩縛也眈眈目視之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為得是罪囚之人與囊檻之虎亦以為自得乎極口以詆揚墨亦已甚矣文臂束其手也歷指纒繩其手而指可數也囊與檻並言亦猶俗言胡孫入布袋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五

虛 希 林 希 道

外篇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道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帝道聖道本難分別莊子之意蓋以帝為三皇聖為五帝也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無積字更分曉此段主意却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但讀者不察之耳六通四辟猶言東西南北上下無所障礙也昧然者冥然之意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此一句最精神言聖人非以靜為好事故欲如此靜萬物不足以撓動其心故不求靜而自靜

也鏡與鏡同以水以鏡為靜之喻即眼前說話但是文字精到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貴矣無為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處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把一靜字演作八字要得分曉也平定也至極也言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極至之事也休止也言帝王聖人之心止於此也亦猶曰止於至善也休則虛即惟道集虛吉祥止止也但此下又言虛則實實者倫矣發得又精神虛則實即禪家所謂真空而後實有也倫理也實理之中自有條理便是渾然之中有

榮然者上句發了虛則實下句又言虛則靜靜則動便是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無不當其宜故曰動則得矣任事者責言各任其事而盡其責是無為而無不為也俞俞安樂之貌憂慮不能處言不入於憂患也處有陷入之意憂慮不能入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久便是靜者壽也四句以虛靜無為字相生成文此莊子筆法也到此又提起虛靜恬淡八字而斷之以萬物之本本者初也言此理出於未有萬物之初處上即南鄉之君也處下不仕者也玄聖素王言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也退居而閑游隱者也進為而撫世用於時者也觀此一句其意何嘗不欲用世何嘗不以動靜為一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靜則為聖動則為王即是內聖外王四字無為也而尊尊貴也言天下之道莫貴於無為也樸素無文采也雖若樸素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故曰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明白者言曉然如此也若知此天地之德則可以與天為徒故曰與天和者也合也大本大宗即是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調天下則與人合亦猶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既曰天和人和又曰人樂天樂鼓舞發越其筆勢大抵如此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蓋莫物而不為及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此數句與大宗師篇同却又著莊子曰三字前曰許由之言今以為自言可見件件寓言豈可把作實話者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

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天行行乎天理之自然也物化隨萬物而化也靜則為陰動則為陽同波同流也聖門只曰不怨天不尤人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兩句愈自精神鬼出而見於人則曰崇其鬼不崇言神藏而不露也其魂不疲言精神不倦也曰鬼曰魂即精神是也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虛靜之理而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故曰推於天地而通於萬物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

天下下必有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天地道德皆無為之理而已此段又將無為與有為對說以無為為君之道以有為為臣之道下與上同德則不臣者言臣當勞也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者言君當佚也

用天下君也為天下用臣也如此說臣主又是一意不可與在宥篇天道人道同說若如此拘泥便讀莊子不得且如此篇既言君當無為臣當有為而前章又曰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又曰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則臣道亦無為矣豈其說自相戾乎所以道若如此拘泥則讀莊子不得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落天地言籠絡也絡與落同彫萬物者言

其巧也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故曰天不生地不長帝王以無為而成天下之功亦與天地同也乘天地者猶曰乘六龍以御天也馳萬物者役使羣動也此段只是贊說君道無為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汝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自此以下又說有為蓋以無為為本而以有為為末要在主君道無為也詳在臣臣道有為也成武文德之輔助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矢矛戟戟也明刑以弼教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度數等差也刑名名物也比類例也詳纖悉也禮法度數鐘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猶曰玉帛鐘鼓云乎哉也哀之末也

即與其易也寧成之意此數句甚平正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心以生非由外鑠我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此一句尤好看得莊子何等欲全不用兵刑禮樂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因上面一先字與一從字又說許多譬喻蓋言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人取而法之故曰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聖人取象焉天地四時亦喻說也化作化生也詩言蔽亦作止是也萌萌芽也區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也隨

時變化先威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殺等也威者非一時而威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次第故曰威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亦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為先也尚賢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

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世次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此段自言為治之序凡有九等以天為第一道德為第二仁義為第三分守為第四刑名為第五因任為第六原省為第七是非為第八賞罰為第九分守職守也刑名

名稱也刑與形同因任是因其所職而大任之也原免也省減也不任其事則免之則省去之矣是非旌別淑慝也賞罰捷以記車服以彰之類也莊子其言為治之序如此不知天討有罪天命有德賞罰何嘗

非天豈九變而後及之如此議論便去聖賢遠甚但言先明天次道德其下又有此數節亦不是捨粗而求精愚知處宜言當

其任也履位亦猶當位也襲安也安其情實則君子小人各有所處也必由其名循名責實也知謀不用必歸其天言事事雖各有處而無容其心皆歸於自然而已此太平之世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

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書古書也古書之中雖有形名之說而未嘗捨本以求末故曰非所以先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言之則失其本始矣倒置也迂逆也若逆此自然之道倒置其說則是治於人者是為天下用也非用天下者也以刑名賞罰為治之具以分守仁義為治之道何嘗差錯但就得家雜爾一曲一偏也上所畜下則是看道下所以事上則是臣道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莫為哉天地而已矣

教媿侮也苦哀憐之也嘉善之也婦人寡  
 婦也既與孺子對說雖然寡字而意自明  
 天德自然之德也出軍者首出庶物萬國  
 咸寧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日月照  
 而四時行也既晝而夜夜而復晝常常如  
 此經常也雲行雨施隨時自然此皆形容  
 無為而為之意膠膠擾擾言撓亂也堯曰  
 我之所為未及於汝未免自為撓亂所以  
 只合於人而未合於天也然則下三句謂  
 堯自歎之辭也天地者古之所大言天地  
 自然之理自古及今莫大於此也共美者  
 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他為但法天地則  
 可矣前言堯舜既有抑揚此又與黃帝同  
 說殊無輕重若泥其名字則窒礙不通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開周之微  
 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  
 往因為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  
 是繕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  
 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  
 之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

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特異為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  
 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  
 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  
 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  
 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  
 何傷傷乎搗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  
 子亂人之性也  
 西藏書於周室者言西至周而欲觀其藏  
 書也繕反覆言之也中其說者言方及半  
 而老子以為太繁太謾言太汗漫也物愷  
 者以物為樂與物為一之意也後言猶曰  
 淺近之言也幾乎危乎也物之不齊何由  
 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纔有無私之名  
 胷中便有箇私字有此無私字便是有心  
 故曰無私焉乃私也牧養也欲使天下無  
 失其所養則天地之間物物皆有自然之  
 造化何可容力但當依放自然之德循行  
 自然之道能如此已為極矣故曰已至矣

亡子逃也擊鼓而求言勞苦而驚動世俗  
 也如此乃是亂人之性故歎而言之意歎  
 也夫子猶吾子也偈偈勞力之貌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  
 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  
 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  
 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  
 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  
 之人吾自以為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  
 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  
 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  
 有服  
 百舍重趼而不敢息言其勞也趼足跟厚  
 皮也食蔬之餘棄於鼠壤暗昧不明之地  
 妹與昧同暗也是不愛物也故以為不仁  
 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言其積蓄有  
 餘也生熟者生物熟物在目前者用不盡  
 也猶且收積不已故曰積斂無崖老子漠  
 然不應是以不答答之也刺者譏也卻退

也向有所譏令其心直退然無有謂既見之後忽然有覺也巧知神聖有為之學也脫者離也言出乎其上也我既無心呼馬呼牛聽汝而已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此一向最純粹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譏我而我乃拒之是兩重罪過也即是恥過作非又翻出此語服行也吾之所行常常如此非以為當行而行之謂不自知也故曰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即非曰靜也善故靜之意却如此下四箇

服字皆是奇筆處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頰頰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擊焉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觀於泰凡以為不信違境有人焉其名爲竊

鴈行避影形容其側身之貌履行一步踞一步也履行遂進形容其躡足漸行漸進之貌崖然有崖異之狀衝然有突視之狀闕然口喏之狀義然堅固之狀馬性欲馳

雖繫止而自有奔突之意即坐馳之意也形容得最好動而持舉動之間有矜持之貌也發也機即所謂其發若機括其可是非之謂也察而審者好用明察而又精審略不藏蓄也知巧而觀於泰自恃其智巧而驕泰之意見於外也凡此十事皆不誠所致故曰凡以為不信不信不誠實也若見實理則無此病矣邊境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指之以為賊謂其機心太重不循乎自然處世能招禍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夫子老子也大而無極曰大不終細而無餘曰小不遺即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也萬物不能外此道故曰萬物備廣廣乎大也淵乎深也形而為德為仁為義皆其妙用之餘也形形見也神妙用也定審定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也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

下齋操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還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省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有世有天下也雖有天下之太而不足累其心操權也雖奮而執天下之操此心亦不與之偕往言心不動也不為利運言不計利害也究極萬物真實之理故能守其本然之靜外天地遺萬物不動於外也其心不動神又何所因乎通同也道德自然也退仁義以仁義為後而非其所先也實禮樂所主者情性而禮樂為賓也定靜也此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而世豈識之哉

書能載道世所以貴之然貴在道而不在書也。以道為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者意而不在言。隨鶴也。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之與書皆不足貴矣。以此為貴皆不足貴。故曰為其貴非其貴也。名名言也。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豈有形色名聲哉。以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世人欲以見聞得其實可悲也。哉。情實也。果斷也。見聞斷然不足以得之。故知道者必不言而有言者必非知道者也。今世之人其識見豈及此所以可悲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人之糟魄已夫。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此段只前段之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如此。極為精妙。甘滑也。苦澁也。徐寬也。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澁而難入。要得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但是說不出。雖父之於子亦不可傳。書載古人之言耳。其人不可傳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舖。豈知酒味哉。道而可獻人莫不以獻諸其君。道而可傳人莫不以傳於其子。亦此意也。大凡著書所載所言必非一事。此書翻來覆去只說一箇自然之理。而撰出許多說話。愈出愈奇。別無第二題目。若如此看。愈見莊子不可及。虛讀佛書者亦然。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五

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人之糟魄已夫。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此段只前段之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如此。極為精妙。甘滑也。苦澁也。徐寬也。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澁而難入。要得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但是說不出。雖父之於子亦不可傳。書載古人之言耳。其人不可傳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舖。豈知酒味哉。道而可獻人莫不以獻諸其君。道而可傳人莫不以傳於其子。亦此意也。大凡著書所載所言必非一事。此書翻來覆去只說一箇自然之理。而撰出許多說話。愈出愈奇。別無第二題目。若如此看。愈見莊子不可及。虛讀佛書者亦然。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六

外篇天運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六 虛五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孰是。孰維網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平雨者為雲。平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虛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此數行句句精絕。五箇平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地。有四維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月來。却喚作爭。其所言如人相追奪也。此三字誰下得。主張維網。但是著力之意。機緘不得已。運轉不能自止。言亦不由他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所以為雲。為雨。但不知雲為雨乎。雨為雲乎。如此設問。豈不奇特。隆隆起也。施止也。與張弛同言。或作或止。孰為之也。淫樂淫放也。樂戲劇也。勸助也。言何人為放棄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四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五